

永遠的感動、難忘的記憶

加拿大 李 銘（謝又新）

師恩重如山，學友厚仁義，他鄉蒙扶助，萍水情誼重，是我這一生最爲感動難忘的記憶。

我生逢戰亂、憂患重重，幸遇貴人，始有今日。多少感恩和自省，總是點點滴滴常在心頭。如今因年事已高，時不我與。且爭朝夕，抱病憶往——

一九四七年夏，我畢業於湖北省隨縣三高，炎夏三伏，驕陽似火，我與資山鎮上的楊德華表姑結伴赴省城武漢趕考，自隨縣濃潭鎮乘運小麥的商家小船，上曬下蒸，趴在船中兩夜三天，到漢川改搭汽划子到達漢陽碼頭，再搭過江輪渡，去武昌乘馬車直奔珞珈

山武漢大學，去女生宿舍「白宮」黎姑姑處投宿。聽說武大歷史系的李達教授是全國著名學者，講課不用拿書，只憑本身學識和一隻粉筆。我倆在中學時代都對歷史課頗感興趣，十分仰慕，報考唯一的第一志願就是獨挑歷史系。來自全國各地考生三千之眾！湧入國立武大這塊聖地。不少人由於露宿山坡，夜秉路燈搶時間復習功課，心疲力乏而病倒，更有一位來自湖南的考生未入考場已染病嗚呼，壯志未酬一蓑捲屍，考生紛紛捐款處理後事，令人心酸，但是，我和表姑名落孫山，滿腹遺憾，事後決定誓留武漢，報考在此



2008年11月，專程拜候廖學長至柔侘儷（右一、二）於廣州廖府，合影誌念，很是興奮。

求職謀生的高級專科學校。來到大城市投考的鄉姑學生囊中羞澀，旅店住宿難繼，遂分途暫投親友，再擇校報名，以訂前途。在漢口我蒙原佛垣寺流亡的初中同班學姐張秀珍夫婦熱忱接待，留我暫住待考。爲我提供食宿，致雄大兄暫去鐵路局辦公室以桌椅就寢，善意相助，極力支持我報考漢口黃興路名校，精業

會計專科學校（武漢解放後併入當時的「中原大學」國際貿易系），開啓了我可立足大都市方便就業的大門。這對賢伉儷來自棗陽北方七方崗，他倆是我走出鄉村踏上人生路起點上的首要恩人。數十年來那關懷倍至和藹親切的音容笑貌，常縈繞心頭。他們與我非親但勝似親人。一九四九年秋我回武漢後，曾去致雄大兄原工作單位，探訪秀珍姊夫婦原住處繞鐵路邊天橋下宿舍尋找，毫無消息，據說戰亂中早已去了廣州。二〇〇八年我去中國大陸海南島旅遊，曾託廣州原同窗登報尋人，但報社需提供他們去廣州何時、何地、何處的資料，冤哉，我如有此訊息，何必登報勞駕，實在令人憾然唏噓。

在國共戰亂的漩渦中，我唯一的依靠是開善堂吃齋唸佛的養母（是我的大姨），死於暴徒的殺害。自此我失去了微薄的經濟來源，寄住族叔家中的食宿難繼。原來托鄉親運小麥至漢口變賣小錢交到族叔手中的膳宿費，由喬嬭掌管，我身無分文，沒錢搭專車，也無早點零錢，每天早晨喬嬭上街買菜，族叔出門上班，我則空腹跑步上學，自勝利街起頭的三元里



2007年10月20日作者（左二）專程杭州，訪晤楊學長遇春教授（左三），其左一為楊教授三小姐，二為其外甥女伉儷。作者右側為弟媳天珍。

（勝利街原係日租界很長特寬），向市中心黃興路飛奔，一趟有六華里之遙，每天來回四趟約二十多里路程，中午回去吃一碗簡單的午飯，是拌了酸蘿蔔菜或

豆渣粍的
隔夜飯，
接到下午
放學，因
族叔下班
回家晚
餐，我可
以吃三小
碗飯。有
時候族叔
問我「又
新，妳為
什麼只喜
歡吃醃酸
菜和豆渣
粍？連菠

菜都不吃？」我回答喜歡吃習慣了的菜，要知道喬嬪（早已作古）已經嫌我做開肚皮連吃三小碗「可惱」，還總是陰笑著說，「我們吃一碗飯都很飽了（油水夠多）這個娃子吃三碗飯不覺脹？」每次晚餐飯桌上葷素都有，唯獨一碗長青不衰端進端出，乾炕沒油的酸菜和豆渣擺在我面前，是我專用，族叔一問我總是噁噁苦笑。

我上課坐位桌背後，坐著來自鄖陽的趙玉華學姐，她看到一個總是跑得氣喘如牛落坐的小女生，非常同情，總在下午放學晚歸，時常邀我到她和陶姐租住在華德街小巷，廉租尼姑庵樓上去，飽餐一頓用白菜葉子、蘿蔔片子混合糙米做的，十分香甜的菜飯。她們並不寬裕，也正靠武漢的親友接濟，因是異鄉客，同在艱難時，這亂世中的深情厚意，我終生難忘，永遠感動，最銘刻肺腑的是到大城市的第一個中秋，趙姐姐，省吃儉用剩下點零錢，邀我下課後同行到鐵路邊苦力集中的路邊小攤那裡，擺賣著各種便宜的小吃，她掃視我單薄的上下憐惜的問道：「今天是中秋節，又新，想吃些什麼？」我笑答「還不餓

呀！」她說小零食嘛，那眼光投來真誠而執著，我稍加思索回說，就吃便宜又好吃的炸紅薯團子吧，她看看陶姐，看看我，眉開眼笑的說「過中秋啊，我們又新喜歡吃油炸紅薯團子啊！」這一聲「我們又新寓意深長」，像磁石、像蜜、像秋色中閃躍著溫暖的陽光，把一個孤苦無依妮子和她緊緊地擁在一起。她輕輕的攏著我一頭黃髮，低聲說，妳每天練鐵腳板，全校聞名，男同學給妳起了個諱號「小洋人」，妳莫惱！全是好意。我眨巴著濕潤的雙眼無話可說，心中明白。

一九四七年寒假面臨失學和無家可歸，滿懷淒楚走向不可預知的未來，去投靠自己十歲起早已陌生的胞姐，行前我到漢口郊外，萬國跑馬場，亂世就簡，以草棚子搭建的法政學院女生宿舍，向堂姑謝仲芳（原名明德）告別，姑姪依依不捨，她借來同學的火剪為姪理髮，並把我即將遠行的消息透露給她現在班上，也曾是我在三高的同窗廖至柔（留俄經濟學家，現住居澳洲），高承元和胡振民三位學兄，他們不動聲色的在我告別堂姑回城時，站在草棚子女生宿舍旁的田

畦上等候，由廖至柔快速行動，把三人共籌得的六塊大頭銀元，閃電的塞進我短外衣的口袋，一句話三個字「路上用」，飛奔而去，我愕然結巴，呆若木雞，不知所措。如此摯誠的關懷，不容人來得及推辭和道謝，他們很快的消失在偌大的跑馬場，留下我在一片草棚子的荒郊之中。如今回想起我們這些在流亡學校所處深山野洼中，被近在咫尺的鬼子兵追逼，奔跑著長大的大孩子，曾是十分封建保守，在校不交談和往來，在課堂上老師不在時，發生過幼稚的爭執抬扛，或某種起哄，而此時眼前的一幕，竟是這般純樸，就只有如此友愛，那簡陋的大學茅屋，烘托著我們青春史上特有的青純色彩，叫人感動難忘。

一九四八年暮春，隨家姊逃避國共撕殺的戰火，離南京去到江浙一帶。一九四九年夏初姊家解體，其夫去上海謀得某航空公司電報員一職，隨飛機逃離大陸。她公公帶上小兒子分道揚鑣回襄陽老家，留下長媳「大嫂」帶著五歲的幼女，三歲的男童和一個襁褓中的女嬰，在杭州和投靠她的妹妹一起。說的是大嫂與他兒子跑單幫，認識的蕭山人韓雲橋合做生意，



1982年五月與家姊遠敏（右）合攝於美國紐約。

是在鐵路邊南星橋上擺香煙攤糊口，逐漸本錢空虛難以撐持，但三個孩子嗷嗷待哺，愁腸百結，只好放下她自幼驕生慣養謝九餘名門中小姐的身份，在杭州大街小巷沿門乞討。瘦小單薄穿上她不捨的半高跟皮鞋，揹著嬰兒，把幼女琳琳和那時她唯一的獨生寶貝兒子任子，都交給妹妹照顧，每次出門擔心剛解放不久的杭州交通治安仍常出事，而如永別交待

但本錢也只是兩包大米。韓先生高度近視，夜爬火車摔下輾斷了一雙腿成爲殘廢，回原籍老家去了，家姊先只

後事，姊妹相對淚下，哽咽低頭戚戚難耐。只盼天黑前回程，小屋中才有乍起的生氣。房東吳師母的善良仁義，她每次瞧見鍋中煮著討來的百家飯同情嘆息，最後決定免收房租供住暫棲。她還幫著呵護孩子常助一臂之力，侄子被小伴誤傷打破額頭，阿姨正在井邊洗衣服，她見到突然大小哭叫，便主動找闖禍的小孩的家長評理、交涉，讓家長代我抱任子，去鐵路醫院門診敷傷打針，以妨萬一。在這種度日如年似坐針氈的環境中，我披著無法解脫的命運枷鎖完全沒有了自己，既不能接到武漢師長及同學的鼓勵，回武漢去報考比較好考的國立大學和新興的免費革命學院，打拼個人未來，更不能自私丟下脆弱憔悴，拖兒帶女，時刻以淚洗面，艱難掙扎的棄婦胞姐，置她母子於不顧，另劈捷徑，重起爐灶，無限歡樂。在杭州困境中有人「好意」，以領養家姐母子等四人，作爲條件上門提親，寫信立誓，看似誠意，但家姐的處境遭遇使我徹底醒悟，早已明白寄人籬下之苦，有的惡棍乘人之危坑誘，卑劣之極。乃斷然拒絕了對方，氣得對面大樓鐵路站周站長的夫人作媒者大怒，出言不遜曰：



1993年6月23日作者（右）與愛女王玫合影於加拿大京士頓。

「女人總是要嫁人的，這種地步傲氣不知好歹，無福消受！」，我求吳師母詔告他人，小女子誓回武漢，必行必果，恕不從命！人善心慈忠厚正義的黃師母使我欽佩，無比銘感肺腑，她和那種自私淺薄、不仁不義、虛偽做作、傷天害理之徒判若神鬼人獸之差，有著天淵之別。

一九四九年承蒙同鄉也是遠親的樊敬則先生相助，自杭州解放軍軍事管理委員會，為我申辦到流

亡學生遣返武漢，憑證路經的水陸交通一概免費，並註明我有四個大小「家屬」隨行，並叮囑作好本身各種證件的攜帶準備，臨離杭州行前，吳師母奔走相告街坊鄰里，鐵路職工幾家湊合了八塊大頭銀元贈送盤纏，橋頭美好孚煤油街的陳姐，來自關外東北是已去台灣廖某師長之女，溫柔美麗的高貴大方的女大學生，我每次去買煤油，都蒙她免費相贈，我說不行，陳姐姐！她說患難中萍水相逢是「緣」，小瓶煤油莫推辭。她常來到小屋外窗下陪我唱歌，教會了我一個「慘然的微笑」歌曲，至今未忘。那是一個少女淒美的故事，我說過「我也是」，她憐惜也鼓勵的說「妳不是那個跳海的姑娘，妳堅強、勇敢、鬥志昂揚，會有出息！」在遣返的當天早上她忙著蒸了一大鍋饅頭，裝入一個大包袱中送到我手中，家姐正清點行李，我和孩子們一起守候，她說「大人餓了可以忍，小孩餓太可憐，拿著路上吃。」明知後會無期，我們還是大聲說「再會」，背過身各擦眼淚，萍水相逢、萍水之誼，牽腸掛肚的惺惺相惜。六十年後二〇〇八年的十月初，我首次訪台一週後返香港，再轉

大陸杭州住進楊遇春學兄（經濟學教授現居中國杭州），事先訂好旅店房間與來自隨州的弟媳侄兒相聚，爲了尋訪杭州恩人，弟媳陪伴我去杭州市府外事局，也到僑委會登記查訪。六十年來的人事巨變，杭州南星橋、美孚商店吳師母的平房、鐵路宿舍大樓都已無影無蹤，改建，新建，西子湖畔已不是當年舊容顏。市區擴大把齊山縣併入杭州市建了大機場，往日恩人無從尋找，留給當地有關部門的電話毫無消息，知恩難報遺憾不已。

一九四九年之秋，的遺返並非一帆風順，啓程去上海坐火車之前，解放軍押送的政治指導員，要個別談話，喊到我時，心中七上八下，他好奇的問我，妳是一個二十歲年輕的女學生，怎麼帶有四個大小「家屬」？那個婦人是何人？她來自何方？要說實話！我照原來樊先生的叮囑指教，極力鎮定恭敬的回答，實話奉告她是我家姐，她丈夫今春去上海覓職，夏初已隨某航空公司飛離大陸逃跑無蹤，拋下她拖兒帶女無依無靠，現在只有我是她唯一的親人，她算是我的「家屬」，丈夫逃跑妻子無罪，孩子更是無辜。我恭

敬的呈上高中畢業證書（貼有照片作證）和我視如珍寶收藏的漢口精業會計高級專科學校錄取通知書，她說妳來自漢口學過會計，我們正需要這種人材，妳馬上可以參軍，我急忙又呈上老師和同學幾次的武漢來信，證實我必須回到武漢，指導員寬宏的首肯，稱讚我「很誠實！」順利放行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下午所乘民生輪船五等艙（所謂五等艙即甲板空角落安身，沒有房間和床舖），我大小五口終於到達漢口江漢碼頭，恩師辛華如師母華先生發動託咐的幾個同學，正在武昌輪渡碼頭等候，我一手牽著琳琳，一手抓著網籃行李，放在輪渡船一樓，抱琳坐在上面，再跑回岸邊搬行李箱及舖蓋捲，來回三次終於搬妥，家姐揹上嬰兒牽小童侖子上船向武昌駛去，我指破皮開不覺疼痛，可能是回到武漢無比興奮，有如神助，力大無比傻勁了得（因無錢請人搬進），到達武昌碼頭以王振道爲首的幾位同學行動快速，把我們安置到斗級營小學正放暑假的教室暫住，課桌爲床，門角內小爐可炊，王振道係家姐婆家內親，他熱情準備了柴火油鹽，校長姓章，



1997年4月20日作者（右）回國探親訪友與王克勤學姐合影。

夫人是家姐初中的同學，歇此算是很大的幫忙，但九月開學馬上面對難題，誰能幫？何處去？心如火焚。在到達的半月之內我的幾位上屆畢業的學長，武大的楊遇春，中華大學的盛其武，還有已經參軍的四野解放軍夏清宇等各位都關心來探，熱誠相助，楊遇春自珞珈山來武昌城內，為家姐介紹武大醫務室徵護士之事，來回奔跑數次，夏清宇由盛其武學長請來為我打氣、指教、勉勵，他說吳德峰市長是你好友陳文琳的

親舅，他既是首長，又稱長輩，妳大可前去訴求，現在妳急需工作，要生活，要吃飯的現實問題，不要畏難，不必害羞。實話實說，在他的鼓勵下我大著膽進出解放軍警衛的市府大門，見過幾次市長秘書肖望，但據他解釋我必須先改造學習，市府可寫介紹信送我去學習，然後分配工作，據說需時三五個月，可我的情況是等不得太長，因五口之「家」眼前吃飯在急，在家姐的催促中我幾次向人討米，去她婆家親戚處討到第三次，經過施捨者最後通牒的怒斥，「韋執遠跑了，不能指望我呀！我是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哇！」一氣之下我挾著空袋轉身離去，在武昌街頭遇見精業會計專科學校的同學肖琮階學兄，他熱忱地帶我去他工作住家的地方，吩咐嫂子款待一頓美食，又把他工作供給制的食米（沒有工資發米代薪）分給我盡力拚得起的十多斤糧食，並要我速去漢口找已是維多利亞青年劇院主管的趙玉華學姐，上天憐我終於有了新希望。自九月小學開學，我們搬出斗級營小學，住到恩師母資助，租住她附近清風街十三號一位胡老師空著的小屋內，以我遣返證為憑，奔忙於公安派出



1997年，4月20日作者（右）
在武昌音樂學院與趙玉華學姐
（左）合影。

所，以我為戶主辦好戶籍本，我和「家屬」成為了武昌的合法居民，可便於求職找工作了。在三個多月的無業困境中，無生活來源，賢良的恩師母華先生自恩師有限的收入中，為我們支付房租買油鹽柴米，無私相助，教了我這個學生卻揹上了額外的包袱，我在感激中更覺愧咎，我曾到處報考徵職單位，待遇的太低或工種的差異難就。後來考上我最理想的華中南下文藝工作團的創作組和表演組，我滿心歡喜，這合乎我愛好和理想，但是供給制只能養自己，無薪酬養家活

口，只得無奈痛心放棄。那時的我已是全不屬於自己，為環境的枷鎖之累。被命運惡煞，無情吞噬我的一切。

一九四九年的十月，我到漢口找到了趙姐姐，她得知我艱難的近況處境，即刻去市委學習室向劉慕湘老師（原精業會專的教務主任，地下黨員），訴說了我的目前境遇，市委正吸收進步知識青年參幹，她自老師那裡領到表格叫我速與家姐填表，由她呈報老師，但問題是年齡規定在廿五歲，而家姐已至三十歲，因長期心情不好十分蒼老憔悴，面試難以過關，萬般無奈，我只好打散小辮子，扮作廿五歲少婦，照張相片貼在家姐化名謝可的一份表格上，祈千萬不要面試才好，由於趙姐姐的溝通，劉老師還記得商業會計班最小的學生謝又新，告訴趙姐姐她們兩姐妹不必來面試了，這表由市委下達市人事局直接分配市里。這樣不久人事局通知我到市衛生局，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報到工作。家姐分配至武昌街衛生所試用護士，一九五〇年元月十五日，因武昌衛生所面臨改制，所長游昭立及所有行政人員調至武漢市武昌辦

事處成立衛生科，我被正在準備的原衛生所，要求衛生局支援，借用青年幹部當文書一年，於一九五一年元月調回衛生局秘書室。家姐也重新分配至市漢北房地產管理科當收發。她於五〇年五月離開大陸時，我尚在沒完成改制的衛生所當文書。她遠行香港時，我去武昌粵漢路火車站送行，惜別中也各有不同的欣慰。

最感恩有趙玉華學姐的竭力幫助，她是我劫難中的大救星，她是我生命中的及時雨。自此我們都有了工作崗位，可以不愁衣食和棲身之地，在回武漢以後的百日之內就業，分配到市的一級單位，這種機遇是使人想象不到的天佑奇蹟，尤其是本身條件甚多差異。又是在趙姐姐同事小董家中，因董老太暫托管任子，由董家人的關心介紹，得識華清里鄰居韋德馨小姐好意傳書，由在香港某洋行工作的父親幫家姐在香港登記尋夫啓事，終使破碎人家得以團聚。真堪稱功德無量，決不是小事一樁。再說恩師宰華如和恩師母，如果沒有他們善心積德相扶相助，難道我們大大小小爬進黃鶴樓對江呼號，哭訴無棲身之地的悲戚。

而今是恩師劉慕湘、宰華如、恩師母華先生、和趙姐姐都已作古，家姐也已去世，對逝者的恩惠無以圖報。但學友還不少健康長壽，正歡度夕陽，在大動蕩的年代極其艱巨的時局中，不計得失，不計眼前枯榮極盡所能鼎力相助，是多麼難能可貴，有道是：「錦上添花比比是，雪中送炭幾人爲。」做人貴在



1986年作者愛子王瑞在紐約家中之留影。

不忘本，不忘過去，不
忘享有過的
恩德，審視
自身，挖掘
靈魂深處，
是否無咎無
愧，以答命
中貴人、先
輩，以答謝
今生當下，
紅塵一世。